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问「法」中原

——张金柱案件启示录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问“法”中原

——张金柱案件启示录

沉　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问“法”中原

——张金柱案件启示录

沉　钟*

1997年8月24日，下午。郑州。

整整四个多小时，王一山（系化名）一直在市西郊的一座宾馆6424房间打电话。他原是部队干部，几年前刚从本市的一所军事院校转业，他今天是来看望战友的。他们过去都曾在这所军校工作。战友调京转瞬十年过去，但联系从未中断。和战友聊了一阵后，他就开始打电话。他今天还负有另外的使命。一位朋友的父亲去世，丧事过后，要答谢八方宾朋。王一山是个热心人，就主动承当了联络人的角色。他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考虑这场谢宴的。因为朋友仍笼罩在悲哀的阴影里，他被授予全权代理。

---

* 沉钟，原名邢军纪，1952年生，河南漯河人、报告文学作家，现任职解放军艺术学院。著有报告文学《锦州之恋》、《商战在郑州》等。本文原载《时代文学》2001年第3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气很热，然而房间里空调很冷。他抽了不少烟，一包红塔山很快就抽完了。这时通知已近尾声，该通知的都通知了，但惟有一个人他始终定不下来。

这个人就是张金柱。

张金柱此时正在医院里。

俗话说，人要是时运不济，喝口凉水也塞牙。张金柱现在就正走“背”。1995 年夏天，时任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的张金柱因涉嫌所谓违纪（后查实事系他人诬告）被郑州市委给予撤职处分。

叫不叫张金柱呢？

王一山思想斗争很激烈。

王一山和张金柱都是 60 年代入伍的兵，都是转业干部，年纪差不多，经历也相同，加上都爱交朋友，为人讲义气，因此比较投缘。自从出事以来，张金柱整日闭门谢客，朋友约他也不出来，相互间往来少了。但王一山总觉得应该安慰老张，不要把官场上的事看得那么重，他认为张金柱这个人别的都不错，就是太重官位，把政治前途看得过于重要。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为啥非要顺着一条道走呢？你张金柱换个活法不行吗？王一山想，应该把他约出来好好开导他一下。于是就托一个酒店老板通知张金柱。

不一会儿，酒店老板回话告诉王一山，张金柱准时赴约。

6 点 20 分，王一山走出碧沙公园附近的这座宾馆。此时，天边掠过一片黑云，本来晴朗的天空顿时昏暗了许多。

一辆紫红色的轿车驶过来，王一山俯首钻了进去。车子晃了晃向东驶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于是，震动全国的张金柱案件由此拉开了序幕……

一

郑州城东区天伦大酒店里，被王一山约来的人已经陆续到来，可谓济济一堂。张金柱也来了，他是守时的那种人。在宾客如何排座次的时候，王一山动了很长时间的脑筋，才决定把他放在首席。王一山想，在这些朋友中，他张金柱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现在是落难之人，和别的宾客比，他的地位稍微低一点。但王一山觉得就该这样，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越是在人家倒霉时越高看他，这才透着哥们的感情。

1 号桌上的宾客可以说是各色人等，有厅局级的领导，有主人的亲戚乡朋，还有一些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张金柱沉着脸坐下来，对熟脸的人点头寒暄了一下，就再也没有说话。

席间有好酒。

但是张金柱不喝。他仍是一言不发，紧抿着干裂的、满是水泡的嘴唇，用冷漠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一切。他觉得眼前的火树银花、玉液琼浆似乎都不真实，它们被雾霭一样的东西罩着，恍若隔梦。

张金柱是市西四十里外的荥阳人，荥阳浅山丘陵地带较多，沟壑纵横，系黄土高原的余脉。张金柱生在农家，祖辈世代务农，到村里打问，张家并无甚劣迹，属于老实本分那一类。而张金柱少小上学，也不是生性刁顽，相反却是在红旗下长大，被毛泽东思想认认真真哺育过的人。1963 年，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金柱从荥阳应征入伍，从此，他们家的柴扉上便有了“军属光荣”的匾额，并且一挂就是12年。张金柱当的是汽车兵，对开车有心得。转业后，张金柱很幸运地走进公安队伍。为什么使用“幸运”二字，这主要是张金柱特别深爱警察这一行。他认为警察和当兵没啥两样，都是吃官饭的，而部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养老不养小，在他的心目中虽是排在第一位的好职业，但却没有终身依靠。而公安这行却可以干一辈子，又是在家门口当差，既能在家乡父老面前挣足面子，又旱涝保收当差吃粮，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事，何不快哉美哉？他是从心里透着对警察这个职业的热爱。虽然这种感情源泉比较表浅也比较原始，但却特别真实。这是发自张金柱内心的真实表达，并且这种动力源泉一直点点滴滴流淌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他的表现一直不错，从侦察员干到刑侦副科长、科长、派出所所长、刑侦副局长、分局局长、政委。在长达十几年的公安生涯中，他亲自破获或组织指挥侦破了数以千计的重大案件，可以说是恪守职责、兢兢业业、出生入死，并且多次立功受奖。

然而，当张金柱的人生旅途走到1995年，也就是在他48岁的时候，他蒙冤遭到撤职处分，这使他一下子从云彩眼里摔到了地底下，而且是摔到了污秽不堪的泥坑里，对于一个一帆风顺、又有点爱争强好胜的人来说，这个长达两年的人生低谷，几乎陷他于绝境。

张金柱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爱得有些近乎虚荣。他从未像这样的丢过人，他那平时自觉很高大优秀的脑袋开始垂落了。同时，张金柱又是个极爱功名的人，他是那种永远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随权力听命于官方追随主流文化的人，平时为了功名他谨小慎微，树叶掉了也怕砸着脑袋。一位和他要好的朋友这样说：“张金柱实际上是个胆子很小的人，做事从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和他有十多年交情了，相互之间无话不谈。在郑州，像我俩这样的关系不多。可是他没有给我办成过一件事。”像张金柱这样的人，似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那种随大流的人，他本质上是那种顺民，因而也是甘为平庸的人。但就是这样极爱功名的人，却被免去了政委职务，削官为民了。这个打击对他来讲无疑是致命的。还有，他那骄傲的引以为荣的职业也一并消失了，他将被驱逐出公安队伍……

所有这一切，都使张金柱绝望和愤怒。

因此，他不吃也不喝，只是在酒宴上呆呆地坐着。

从 1995 年 8 月 4 日到今天 1997 年 8 月 24 日，正好整整两年又 20 天。在这七百多个时日里，张金柱一直在上访的路上苦苦奔走着。但是，张金柱的处理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他仍没有恢复职务，仍被打在冷宫。他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是痛彻心底的失意感。他实在没有心情喝什么酒。他只喝矿泉水。

看到张金柱郁郁不乐的样子，王一山过来劝酒了。他笑骂他长了个娘儿们心怀，并发动大家向其攻击，用酒来冲决他两年来心中之块垒。

大家很快心领神会。

在桌友们的劝说下，张金柱迟疑地端起了酒杯。

采访证实，张金柱是酒宴中后期才进酒的，但他后来居上，喝了不少酒。他好像是跟谁怄气似的，酒喝得很猛，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会儿就下去了十多杯。

酒宴结束后，张金柱向大家告别，独自一人驾着他借的白色佳美轿车回家。

实际上，张金柱是被人搀扶着走下楼梯的，他身体很胖，两脚已经发虚，有时就像纸片一样飘来飘去。但他仍以很坚决的态度将送他的人打发掉，对他们说没问题，说就是闭着眼也能把车开回去。

送他的人看他踉踉跄跄走到他的白色轿车旁，很费劲地打开车门，噗嗤一声泥一般跌到座位上。但他仍没忘回过头给大家招手致意，然后就油门一轰驶向金水大道。

这时正是九时三十分。喝醉酒的张金柱驾着那辆车牌号为豫 A54010 白色佳美轿车沿金水大道北侧由西向东开来。这是严重的违章行驶，然而张金柱并没有将速度放慢，他的白色轿车贴着马路悄然疾行，就像有魔法牵引似的，急急赶赴着歃血之盟。

当白色轿车行至金水路与经一路交叉口处，正与横过马路的苏东海父子相撞。“据现场目击者事后回忆，苏东海 11 岁的儿子苏磊被车头正面撞击，弹起后重重摔在轿车的挡风玻璃上，头部将玻璃铁框撞弯，整块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呈蜘蛛网状。小孩被弹起后翻到车右侧，又被右后轮从腰腹部轧过，挣扎着站起来朝路边踉跄几步，喊了声‘阿姨，救救我’后便一头栽倒。”证人苗进发当时正在苏家父子的右后方，是离现场最近的目击者，至今回忆起那令人心悸的一幕仍然声音哽咽：“那样子就像乡下杀鸡时一刀把头剁掉，而鸡身子又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前扑腾了几步似的。”

与此同时，苏东海被撞倒后，与苏磊的自行车一起被卷入汽车底部。肇事汽车似停非停了一下，便拖着苏东海和自行车拐上顺车道，在路人一片“停车”的呼喊声中，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飞驰。身高1.86米的苏东海双腿在汽车左后轮处伸出拖在路面上，一路血迹斑斑，自行车与路面相磨擦，带出串串火花。直到肇事汽车被尾追的1辆警车、1辆工具车和3辆出租车拦截停下，此时后面已拉出了一条1500米的血路。

苏磊和苏东海被迅速送往附近医院急救。5个小时后，血肉模糊的苏东海终于脱离了危险，但他的伤势令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震惊：全身大面积挫伤，头部皮肤大面积缺损，15.9平方厘米的颅骨外露，6根肋骨及左侧锁骨连续性骨折，脑及肺部挫伤严重，左耳仅有丁点皮肉相连，双脚后跟白骨绽出，血压很低……而此时的小苏磊，在经过3个多小时无谓的抢救后，已圆睁着双眼停止了呼吸。

——《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4期《谁能审判张金柱》

张金柱是被几个武警战士拦截后停下车的。几位武警战士都证实他“浑身酒气”，“在车上迷瞪着”。当张金柱听说车下拖着人时，他慌忙说道：“赶快救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但是，一切都晚了。

苏氏父子殷红的鲜血已经涂抹在路灯下昏黄的金水大道上，那1500米印痕已深深刻在郑州一百多万人民心中。不管张金柱如何解释，他都难脱干系。

《大河报》是第一个报道中州血案的。《大河报》也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新闻单位，此时距出事时间仅20多分钟。

午夜12点，记者又赶往距肇事现场不远的市公安局交通事故处理中心采访，不料却遭到婉拒。他主要是想弄清楚肇事者是谁。他要写文章，尤其是写新闻稿。谁都知道，一出没有主角的戏是乏味的。但他的想法被公安部门冷冰冰地回绝了。警方冷冰冰地说不知道。

回到报社，记者立即向值班的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觉得此事大有来头，职业的敏感使他当机立断。《大河报》向来扮演的都是为民请命为民呼喊的角色，而眼下这个坐皇冠（佳美）的人却被公安部门藏匿起来了，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揭穿黑幕的使命感。

1997年8月5日，《大河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州血案的第一篇报道：

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

众出租车怀着满腔义愤猛追

（本报今日凌晨1时讯）昨天晚上，郑州市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至凌晨1时，受害者一死一伤。

昨晚9时40分许，在经一路与金水路交叉口，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行走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翻在地，被撞飞的小苏磊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目击人谭杰说，在夜幕之下，汽车不停地飞跑，自行车在马路上磨擦出一路火花。

9时45分，准备在10时接班上岗的特巡一分队两位警察驾驶警车正在东明路电院加油站加油，看到了狂奔而来的皇冠车，立即追赶；此时，发现此情的行人、3辆出租车，1辆工具车在义愤之下，几乎一起加速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在距商城路不远处将其逼停。

在警察的帮助下，苏东海被立即送上赶到的120急救车。小苏磊也被人送往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进行急救。司机立即被警察控制。

22时37分，120值班调度田志梅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苏东海伤势严重，医护人员正在抢救。

11时，记者在急救中心看到，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磨擦殆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12时，在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抢救现场，记者看到，被用上呼吸器的小苏磊心跳次数在一点点地下降，他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医生说，他的内脏已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这两种伤都是致命的。事实上，小苏磊已经死亡。孩子的亲属在抢救现场悲痛欲绝！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

愤怒之余的欣慰（评论）

昨晚发生在郑州街头的这件事，让人愤怒，也让人欣慰。

那辆白色“皇冠”在撞人之后，非但不停车救人，反而拖着受害者狂奔不已，企图逃逸。这种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真令人发指！现在，还不知开车的是何等人物，能坐“皇冠”，想必有点来头。但不管你有多大来头，如此行径也不能逃脱法律的惩处和舆论的谴责。请记者务必追踪调查一下，将此车此人的“来头”公之于众，让他在太阳底下亮亮相！

令人欣慰的是，肇事车的逃逸，在现场激起了公愤。数辆出租车和过路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发地围追堵截，终于将肇事者当场抓住。这说明，天理良心，日月昭昭，广大群众是明是非、知爱憎、有正气、有觉悟的。搞好改革开放，建设繁荣国家，归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根结底就要靠群众的这种觉悟和正气。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就在于此。

这件事还不应算完，我们和广大读者一起等着看下文。

（牛马走）

《大河报》（1997年8月25日星期一总第673期）

《大河报》把此文一发，就等于给郑州市乃至全省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题。在8月25至26日这两天时间里，这道弥散着神秘气味的思考题着实激起了郑州人强烈的求知欲。人们的眉头都紧锁着，以前所未有的攻关不畏难的精神破译着难解的密码。

请看当时千奇百怪的题解——

题解一

平头百姓谁有这个模？你猜是谁？省一级的大官呗，轧死人算个啥，车停下来让人认出来可不中。他车里还有个小蜜哩！

题解二

那是个外商！他有十多亿美元哩，咱市里的绿城广场他准备买下来！他开着车去吃夜宵，看有两个人不给他让道，他一恼当即把他们撞死了。撞死了也就死了，花俩钱呗，就是政府也得让他三分呢！

题解三

可能是情杀。听说孩子他爹是拈花惹草的主儿，他把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家的老婆给睡了，人家是找他报仇的，没成想没把他撞死，却把孩子给撞死了……

题解四

那个肇事者压根就是个黑社会头子，他手下有万二八千人哩。听说他还有自己的工厂、公司、酒店，还有自己的银行哩。他开的公司就是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卸一只胳膊多少钱，砍一条腿多少钱，取一颗脑袋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他们也讲究信誉，在黑道上，他们是信誉最好的，他们也打假……

题解五

那人就是个公安！还是省厅的大人物！咱这谁敢在大街上逆行开车？是我还是你？都不行吧，可是人家警察行。你看在大马路上横冲直撞的是谁？是警察！

……

种种流言，把郑州搅得纷纷扬扬，毕竟坐皇冠车，敢在大马路上逆行的只是极少数人。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他们不是有钱人就是有权人，这就给社会上一部分人“仇富”和“仇权”的心理找到了宣泄的渠道。

二

对张金柱来说，1997 年 8 月 24 日这一天的夜晚，绝对是他生命中的黑色之夜。两年前的“8·4”事件，使他黑锅背尽，而两年后的“8·24”之夜，又使他陷入新的绝境。

张金柱从参军起就和汽车打交道，先是司机，以后又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汽车修理技师。可以说，他熟悉汽车宛如熟悉自己的指纹。他驾驶汽车多年，从没出过纰漏，更不要说致人于死地的恶性事故。但是，今天晚上，他却驾车撞人一死一伤，撞人后拖拉伤者达1500米之远。当他被人从车里拖出之后，他仍“迷迷瞪瞪”，被人揍了两个耳光之后，他才稍微清醒了。他这才知道车下有人，于是他连忙喊道：赶快救人……

这一切都说明，张金柱是酒后驾车，且属于深度酒精中毒。据送他走出酒店的南方大酒店总经理路发财等人反映，他倒车时就把尾灯撞碎了，但他似乎一点反应也没有，硬是单独把车开走了。当他驾车撞人之后，回到家里，竟然不知自己的行车路线，他给交警大队的熟人打电话，询问自己的行车路线。何时何地将人撞倒……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张金柱给此次宴会的召集人王一山打传呼，于是就有了下列一番对话——

王一山：怎么了，这么晚呼我，有事吗？

张金柱：我出大事啦……

王一山：啥事？

张金柱：撞人啦。

王一山：撞得咋样？

张金柱：撞了人家一个小孩。唉！造了大孽啦。那孩子正在医院里抢救，不知情况咋样，要是孩子不行了，我得欠人家一辈子呀……

王一山：呀，这可是个大事。

张金柱：还伤了一个人，是孩子的父亲，被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车子下边……

王一山：呀，你咋回事，是不是喝太多了？

张金柱：啥也不知道了，还是交警一大队的人告诉我的……

王一山：你去东边干啥？

张金柱：我是想去一个老同志家看看。可是出了酒店就啥也不知道了……

王一山：那咋办？我去你那里看看吧？我估摸着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弄不好得住个两年三年的……

张金柱：你不懂。交通肇事罪除非死人才能判三年……唉，不知道那孩子咋样了……唉，我咋给局里交代哩……

王一山说，虽然我没到现场，但从他的话里我推断情况很严重。那时孩子还在医院里抢救，倘若孩子没死，顶多给他在行政纪律上的处分。如果孩子死了，那就会触犯刑律，说不定会住进号子里三两年。虽然，金柱考虑孩子活的可能性大，他说得最多的是怕组织上长怕组织上短。我当时就觉得凶多吉少，他并没有往坏处想，他是个非常爱面子进取心极强的人，此事一出，虽然他甚感绝望和懊悔，但从当晚的情况看，他并没有往坏处想，更没想到他会陷入必死无疑的境地……

一边是党纪，一边是国法，而张金柱却多从党的组织上的行政纪律去考虑，独对国家法律考虑甚少。这是张金柱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意识里特权思想的直接流露，也是他生命悲剧诞生的渊薮。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内心深处认为是党的人，有党的组织纪律管束，而国家法律是管普通老百姓的，似乎与己无关。在他们身上，没有普通老百姓对法律的畏惧感和惩戒感。加上张金柱是公安干警，又是分局领导，副县级待遇，这使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管人的人。对法律的根本性漠视，毫无法律意识，使他于不知不觉中铸成大错。倘若是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喝得酩酊大醉驾车上路的，敢于酒后驾车的人都不是平头百姓，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也是他们遭老百姓骂的原因。而张金柱头脑中党纪大于国法的思想，不仅使他几次犯错，也使他自我陷落，掉进深不可测的命运陷阱。

但是，1997 年 8 月 24 日夜晚的张金柱，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真正的危险是什么。他第一次错过了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时机，而这天晚上，他紧接着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就在这天晚上，他给王一山说，他不准备实话实说，他不能说自己喝酒了。

关于喝酒的问题，笔者曾和王一山有如下交谈——

笔者：根据我所知，张金柱喝了不少酒，为什么他开始不承认自己喝酒呢？

王一山：我劝过他，还是实话实说的好，酒后驾车是常有的事，你就承认自己多喝了一点，怕啥？

笔者：他听你的劝告了吗？

王一山：没有，他说我不懂。

笔者：为什么他不说实话呢？是不是他经常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瞎话？是个习惯撒谎的人？

王一山：绝对不是。他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他不是那种人。

笔者：那他为什么非要撒谎呢？

王一山：我想还是和他这个人的性格有关，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这样说的。他那时还是考虑到自己是个警察，而且还是个待业警察，他做梦都想恢复职务。可是身为一名警察，交通条令明明写着不许酒后驾车，他怎么能带头不执行呢？传出去名声不好听。还有一点就是他是懂得法律的，新刑法规定，醉酒者犯罪并不因为醉酒就能减免刑事责任，反而还要从重处罚。我想这就是他不愿说出喝酒真相的原因，他很可能想：反正也不能减免刑事责任，还是不说喝酒的事吧。

笔者：这样解释似乎还说得过去。但是，他没有想到另外一层危险吗？

王一山：啥危险？

笔者：事情明摆着，如果承认喝酒，虽然加重交通肇事的处罚，但谁也不能往故意杀人这项罪名上牵扯。这是常识性问题。酒醉实际上是酒精中毒，当人体血液中的乙醇乙醛含量浓度达到0.2%～0.3%时，就会失去思维能力，感觉感知系统就会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去“故意杀人”呢？为什么张金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王一山：他显然没有考虑到事情会是这样严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只考虑自己犯了交通肇事罪。他并没有往别的方面想，因为事实真相就是他喝醉了酒，撞了人。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可能有正常人的意志和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去“故意杀人”。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也就没这方面的顾忌。而事实上，他太乐观了……这件事一出现，就像有东西牵着似的，往不利于张金柱方面的深渊里滑……

笔者：我说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不是张金柱还有“避重就轻”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觉得这样很危险，但还有比这更危险的真相？

王一山：啥意思……我不太明白你的话。

笔者：我听别人说，那天晚宴有许多有身份的人来参加，这些人掌管着张金柱的个人命运，是不是张金柱怕把这些人说出来？

王一山：这是什么话？有身份也不是罪恶！关键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的活动，是不是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是不是公款吃喝，是不是违反了党纪国法。如果人家啥法也不犯，而且和张金柱案毫无关涉，说出来怕啥？

笔者：你能否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字？

王一山：这很重要吗？和张金柱案有关系吗？

笔者：好，这个问题先不谈。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张金柱因此而十分在意，他说自己没有喝酒，是不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保护着某些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王一山：这些人也没犯法，谁需要他保护？

笔者：或者是牵连？倘若牵连到这些有身份的人对他们不好不利，或者是负面的影响，他会不会考虑？

王一山：这倒是他的性格。他会考虑到这一层。

笔者：说到底他还是从考虑自己、保护自己出发吧？

王一山：啥？

笔者：你想，他“保护”别人，那些有身份的人也会站出来为他说话的……

王一山：事实正好相反。

笔者：轮到我大吃一惊了，为什么？

王一山：张金柱成了烫手的山芋，是被新闻舆论和“上边”这两把火烤得流油的红薯，谁敢沾手？

如今，张金柱早已成了刀下之魂，已无法印证他当晚的真实想法。我们只能通过王一山，这个“8·24”晚上出事之后和他惟一交谈过的人，去了解张金柱的内心世界。

对于35岁的苏东海来说，1997年8月24日的夜晚，也同样是他的黑色之夜。当舆论把这黑色之夜极致渲染，把张金柱描绘成杀人恶魔时，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不时有凄厉的哭喊像刀刃一般划过来。这是儿子苏磊的哭声。这哭声发自儿子尚未发育的胸膛，它还没有哭喊出来，就被张金柱的汽车无情地封堵了回去。但苏东海分明听到了儿子那悲愤的哭声终于冲决而出，带血的稚嫩嗓音撞击着他的耳鼓。儿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反复哭诉着一句话：爸爸，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儿子问的为什么，正像是一部新写的十万个为什么，别人很难回答，只有苏东海一人清楚。

8月24日晚上，已经是九点半多了，别人家的孩子或许已经睡觉，而苏东海却带着孩子从家里走出。

“苏东海永远忘不了8月24日那个悲惨而恐惧的夜晚。11岁的小苏磊在奶奶家吃过晚饭，与苏东海各骑一辆自行车一起回家……”这段话出现在全国所有报道中州血案的报章上。而实际上，苏东海并不是急急回家，而是另有所约。

张金柱执行死刑半年之后，《家庭》杂志在一篇题为《8.24中州血案受害者令人唏嘘的婚姻悲剧》中披露了苏磊惨死之夜的真相——

十多年前，高挑秀丽的菊花经人介绍与英俊淳朴的苏东海相识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

消息传出后，菊花的亲友对苏东海颇有微词：全家都是农业人口，他本人虽是饭店厨师，却是工人名分，门不当，户不对，明摆着是吃大亏、赔血本的事。

会计张菊花与厨师苏东海结婚了。苏东海知道自家的门槛低，对菊花的矢志不移充满了感激，小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不久，他们的儿子出世了。

改革开放之风吹开了苏东海所在宾馆那扇厚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门。在灯红酒绿中，苏东海看到许多男人挽着“小蜜”下餐馆，心里直恨自己过得太窝囊。随着业务范围扩大，单位派苏东海到乡下招聘餐厅服务员。

就在招聘面试的时候，苏东海认识了夏某。年轻奔放、热情如火的夏某吸引了苏东海的目光。

同是来自农村，他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苏东海比夏某大十七八岁，但是夏某的出现仿佛让苏东海穿越了时光隧道似的，他因此变得年轻、健谈起来。

与夏某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回家的时间就晚了。苏东海每次回到家时，儿子早已熟睡了，妻子在等他。照旧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照旧用怜惜的目光看着他。阳台上，挂满了菊花为三口之家洗净后晾晒的衣服。苏东海对菊花说，客多活多，回家早不了。菊花二话不说，赶忙去为丈夫张罗洗澡水。

终于有一天，菊花自行车后载着儿子，与自行车后载着夏某的苏东海在街上碰个正着。而那一天苏东海提前告诉菊花说，他得加班，回家晚一些。女人的直觉告诉菊花这一阵子丈夫的迟归与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关。这时苏东海对菊花说：你们先回家，我还得回单位。

苏东海回家一看菊花破天荒没为他泡茶，扔过来一句话：咋了？家里是断水还是断气了？

菊花这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苏东海不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睬，径直回房睡觉去了。

菊花与丈夫的关系一下变得紧张起来，丈夫的一举一动菊花都觉得可疑，而菊花的一言一语苏东海也觉得暗藏机锋。

苏东海干脆破罐子破摔，以往不回家吃饭他还预告一下，现在索性三缄其口，让菊花在家干等。忽然有一天，苏东海对菊花说，他已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要下海南做生意。苏东海说走就走，并且带着夏某一起走。

与许多陷入困境的女人相反，菊花没有找单位，没有大肆张扬，她要给丈夫留面子，她要私下了断丈夫与夏某的感情纠葛，她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耐着性子等到丈夫从海南回到郑州，菊花去找夏某。她对夏某说“你还年轻，人又漂亮，完全可以找到比苏东海更好的人。就算你不顾惜我，也请你顾念我的孩子，他不能失去父亲或母亲。假如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我和孩子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

夏某叹了一口气说：“这样吧，嫂子！苏东海欠了我14000元，他啥时把钱还我，我啥时和他分手。”

菊花想都没想此事的真假就说：“欠债还钱，天公地道。嫂子我替他还了这笔钱，好让我家孩子安心。”

夏某又说：“嫂子，你放心！我说到做到。拿了钱立刻离开郑州，再也不回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快过年了，人们忙着置新衣、办年货的时候，菊花一门心思忙筹款，为保住这个家庭，菊花的妈妈拿出4000元退休金，姐姐、哥哥弟弟，以至于有了收入的侄女都慷慨解囊。就连苏东海的妹妹也给凑了4000元，终于凑足了14000元。

与夏某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之后，菊花的嫂子赶往车站，为夏某买好了火车票，还买了糖果等年货让夏某带回去孝敬父母。菊花家里人的心思简单又明了：诚心诚意地对夏某好，夏某也会真心真意地对菊花负责。

接过一大堆钱和物，夏某说：“嫂子，我给你写保证书，我保证再也不见苏东海了。”

于是夏某真的写了份既像收条又像决心书的条子给了菊花。菊花捏着那纸条，就像捏住了自己的幸福与希望。分手时，她叮嘱夏某说：“你带这么多钱，路上要小心。到家后给我打电话，别让我记挂。”

1997年春节，菊花心头升起的希望很快就被苏东海击得粉碎！大年初三的晚上，耐不住与夏某分手的寂寞，苏东海迁怒于菊花，认为是菊花使钱搅了他的好事，于是借酒壮胆，动手打了含辛茹苦又深明大义的妻子！儿子吓得连连尖叫“救命”。在孩子的记忆中，以往的春节是那样的欢乐，那样的令人向往，他弄不明白，怎么这个春节却让人害怕，让人难过。机灵的孩子连忙拨打了姥姥家的电话“报警”，菊花的娘家人闻讯赶来，将受伤的菊花连同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子一道接走了。

这边菊花前脚刚走，那边夏某应苏东海的邀请，后脚就返回了郑州。

1997年6月13日，菊花与苏东海从民政部门领回了离婚证。为顾全苏东海的面子，菊花从始至终咬住“夫妻感情破裂”不松口，压根儿没提夏某这个女人。

……那天是1997年8月22日，菊花永远不会忘记，那是儿子短暂的生命即将完结前，与疼他、爱他的妈妈度过最长、最快乐的时光。

两天后的晚上9点多，苏东海骑自行车与儿子赶去与夏某约会，这时候，一场怵目惊心的惨剧发生了。张菊花闻讯赶到医院，眼前的儿子浑身上下血迹斑斑，父亲意欲一夜风流，竟让孩子付出了血的代价！菊花痴痴地守候着儿子，一直坐到东方发亮。第二天上午10时许，医生说：孩子已经不行了。菊花哭叫着：孩子你不是说好跟妈妈住进新家去吗？你怎么能撇下你苦命的妈妈不管了呢？孩子，妈的话你听见了吗？你不要走，你不能走呀！你不能让妈妈一无所有呀！悲恸的哭诉令人为之动容。

这就是“8·24”事件那天苏东海的黑夜之旅。

午夜狂欢变成午夜惊魂的时候，苏东海亲眼目睹了细长条的苏磊被白色轿车撞得像鸟一样飞翔又像一截木头一样跌落在张金柱的挡风玻璃前的惨景。他这时才有了恐惧感。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知道是不是母亲的那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说你要是休妻另娶，我就撞死在你面前。现在，他不仅跟妻子离了婚，而且又和夏某再次搭上了线，不久就要永结百年之好。眼见预言就要实现，母亲的话就趁着暗夜飞翔起来，并且牢牢地控制着他的生活。1997 年 8 月 24 日晚上，就在他们约会的路上，而且是苏东海见了夏某之后，他们两人一骑，把儿子抛在了后边。就在这时惨剧发生了。

现在，小苏磊浑身是血，他的质问声像血液一样涂抹着苏东海的心灵空洞。他感到害怕了。他这样对记者说：“是我害了孩子。我和孩子骑车由南向北过马路，我在右前方，他在左后方，他的前轮挨着我的后轮，每次过马路都是这样。右边没有车过来，我们过了中线，我的自行车已经快到慢行道了。我猛然看见左边有辆车逆行而来，赶快回头招呼俺孩当心，话还没出口，汽车就撞了上来……我不该那么晚还把孩子带回去，不该光看右边，没看左边……”

证人苗进发是现场的目击者，他说：“小孩被弹起后翻到车右侧，又被右后轮从腰腹部轧过去，挣扎着站起来，朝路边踉跄几步，喊了声‘阿姨，救救我’后便一头栽倒。”小苏磊所呼喊的阿姨是谁？是不是那个叫夏某的女人？苏东海没有说。之后，这个叫夏某的女人也没有出现在爱刨根问底的诸家报刊上。

三

新闻透明是现代人热切的希冀和企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个愿望在郑州提前实现了。

《大河报》记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8·24’报道，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将记者手中的主要事实毫无保留地公开，并配发了措辞严厉、态度明朗的评论，表明了一个后来被事实证明极其正确的做法：即事件透明化。这使所有可能被‘攻破’的缝隙统统被封死；所有的黑箱操作统统失灵；各种可能的说情、利诱、胁迫等失去了机会。同时，报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尽管报道中没有向人民承诺什么，但是从评论中强硬的语言可以看出，媒体已经把自己放在前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如果报道流产或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大河报》的信誉将会在顷刻之间打上折扣！”

这是一篇令人称道的新闻者说。由于透明新闻从以往的混沌状态中脱颖而出，一个城市和几百万市民追求的激情迸发出来——

“1997年8月25日下午，报道见报后，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辐射、蔓延，终于化作一个个脉冲信号，汇集到《大河报》的热线电话上。热线电话没有停过，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是一个主题：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那个开车人是谁？”

整个郑州被搅动起来。

此时，郑州市金水大道东端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偌大的戏台。而《大河报》就是一纸醒目的大戏广告。爱看戏的郑州人眼睛齐刷刷地向这里聚集，谁知只闻开场锣鼓急急奏响，却不见台上主角登场。

中原人善良淳朴侠肝义胆，但却以麦秸火性格者居多。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见“8·24”肇事者迟迟不亮相，人们的愤怒顷刻间被点燃了。

而此时，也就是8月26日，《大河报》虽说又发出了“8·24”血案的第二篇报道，但却仍然“空山不见人”——

千夫怒指肇事者 此人身份待核实

——对“8·24”恶性交通肇事逃逸事件的追踪之一

昨天上午10时许，11岁的小苏磊被亲人送到了冰冷的太平间。本来，再有一个星期，他就要回到离别了两个月的校园了，就要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玩耍了。躺在120急救中心的苏东海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到底怎样了。

昨天下午至今天上午，本报的热线电话没有停过，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是一个主题：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那个开车人是谁？

一个老者在电话里勃然大怒：“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个开车人身份说出来？如果不敢，你们对不起郑州市民！”不等值班记者解释，就啪地放下话筒。昨天下午，这件事成了许多单位谈论的话题。晚上，许多人家也是感叹不已。一读者说，看了报道，两个钟头缓不过来劲儿！

目击者祁先生专门骑着摩托车顺着肇事车行走路线量了拖拉距离，他告诉记者，肇事线路长达1500米。他说，当时皇冠车所过之处，都是一片惊呼，比电影中的恐怖镜头还要恐怖，当晚他几乎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法入睡，情景老在眼前出现。

读者说：“开车人就这么狠啊？人命在他手里这么不值钱？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

自报道与读者见面后，记者一直期待着的现场第一目击人，终于在昨天下午 7 时许，和记者取得了联系。

这位开工具车的司机详细地述说了 8 月 24 日晚那让人愤怒的一幕。

当时这位司机拉着 3 位同事正行驶在顺河路口。突然看见了白色皇冠车一路狂奔着、冒着火花而来，车下，有一个人和自行车。他们立即加速追了上去，在加油站门口，这位司机将车横在皇冠车面前，迫使他停车。几乎同时，一辆五十铃客货车、几辆“面的”车也停在车旁，他们 4 人和客货车下来的 3 位武警军官向皇冠车冲来。车上只有一个人。车门被拉开后，一个武警军官忍不住愤怒，一个耳光打向开车人。军官愤怒地斥骂：“你这个畜生！”

开车人被拉下车的第一句话是：“咋了呀？再犯法也不能打我呀！”据目击者说，他显然喝了酒。

武警军官、工具车里的 4 个人以及“面的”司机们共同用力，将皇冠车抬起，将被拖拉千余米的苏东海拉出来。

这位司机说：“这太让人心寒！从报纸上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记者目前还未查出“白色皇冠豫 A54010”是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车；而开车人的身份已通过有关渠道获悉，但有待负责部门的进一步核实。

这时，《大河报》已经知道了张金柱的身份。但是，没有上级的指示，他们无法继续透明。

事后有文章这样写道：

“1997年8月26日，本报继续报道恶性肇事案的调查采访情况。这天的追踪报道仍然没有肇事者的名字和身份。

“我们给公安部门留下了24小时的时间。我们期待着他们的主动。

“总编对所有记者们说：我们再等待一天，再挨一天骂！……是日下午，河南省委领导从《大河报》上得悉这一事件之后，立即打电话给郑州市委，询问事故处理进展情况，并作了重要的指示。

“郑州市委立即行动。郑州市公安局也立即行动。

“在此期间8月26日夜8时许至午夜12时，郑州市公安局长一连串的命令迅速下达，并被迅速执行。

“1997年8月26日11时50分，‘8·24’恶性交通肇事者，曾为公安分局政委的张金柱，在医院里被郑州市公安局警容严明的20名警察‘请’进了监狱。

“1997年8月27日，张金柱的名字终于在大众面前亮相。由于省、市领导的重视，这一备受关注的恶性交通案件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让群众满意的结果。两天来，一直追问肇事者是谁的人民群众终于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个答案！

“在这天的头版头条醒目的报道中，省委领导明确坚决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态度，郑州市公安局有力的措施见诸报端。由于《大河报》谨慎的报道方针，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保持了整个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毕竟，张金柱现象只是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中的极少数！”

在新闻舆论里没有人知道张金柱曾是一个很不错的警官。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交通肇事者，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丧尽天良，毫无人性。这样的人要他何用？这样的人该杀！我们的新闻舆论这时显示出它强大的力量，它是正义的化身，它是在为民请命。

而被这种强大力量笼罩的张金柱此时已是俎上之肉，即使他活着也已经死了。

在郑州，张金柱是一个不经审判就可以枪毙的人。

1997 年 8 月 27 日，《大河报》终于在郑州市民千呼万唤中将当代的“大胡子连长”一样的张金柱公布于众了。当年杀害刘胡兰的匪连长逃匿多年才捉拿归案，而张金柱却没有曲折没有起伏就被绳之以法了。

和当年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那个大胡子连长不同的是，张金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干警。

但是，此时，公安干警这个身份不仅不能成为张金柱的护身符，反而因其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形象不佳而使张金柱反受其累。

执法人员的腐败，这个浓重的黑影，不幸罩住了张金柱这个交通肇事罪犯的身上，使他为其所累，罪加一等。

司法腐败的案例，因篇幅所限简而略之。根据 1998 年 1 月份的统计，自 1996 年至此 1997 年 11 月，检察机关共立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侦察司法人员渎职犯罪案件 5941 件，计 6405 人，这些案件涉及公检法各机关和各个诉讼环节。仅贵州省 1995 年就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114 人，1996 年查办 138 人，以后逐年呈上升趋势……

显然司法部门存在着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人一事，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成因和时代渊薮。由于司法部门执法犯法，以其特权作威作福，无视法律，更惹老百姓痛恨。现在，老百姓对司法腐败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宣泄口，这就是“8·24”事件；也找到了宣泄的对象，这就是张金柱。

四

张菊花，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

在“8·24”中州血案中，张菊花是一个最值得同情的人。她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了家庭，为了买回家庭的“安定团结”，她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鸡飞蛋打人财两空，虽然凄苦无比，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处永远的不动产，她永久的希望，这就是她的宝贝儿子苏磊。然而，正是 8 月 24 日这天晚上，张金柱驾驶着白色佳美轿车击碎了她赖以活着的支柱，她的儿子被黑色的死神掳走了。

张菊花恨死了张金柱。虽然她也恨苏东海，但她毕竟是自己过去的丈夫。

此时，与张菊花达成共识的苏东海正躺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他已经躲过了死神的袭击，正在接受治疗。

张菊花是在电视上看到头上缠着绷带的苏东海的惨状的。这时她的心软了。她想起了苦命的儿子。儿子非常孝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刻，说不定他在冰冷的天国频频回望，他放心不下受伤的父亲。于是她就提出去医院伺候苏东海。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她还是去了。她见到了苏东海，并送去了前妻的关爱和问候。

除此之外，她就想着打赢这场官司。她辞掉工作，终日奔波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之间，用自己啼血的声音，要求公道和公正，要求法律严惩肇事者张金柱。

她曾经昏倒在路边。在医院，她看到护士正给自己输液，她摇头不肯，她手里没有钱了。她现在连工作也没有了。但她不想这些。为了这场官司，她连日奔波，她只想打赢这场官司，为儿子报仇！

此时的张菊花，只是一个善良和弱小者的代表，一个孤立无助阶层的符号，以她这样的人去和有身份的张金柱进行法律的对抗较量，胜算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善良的郑州人睁大了眼睛又一次观望这场力量悬殊的“二张”对抗。

为了弄清“8·24”黑色之夜张金柱到底犯了哪些罪行，首先应该从刑事技术鉴定和法医学角度对苏磊的死亡原因和苏东海的伤情进行鉴定——

请看苏磊的死亡原因：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刑事技术鉴定书

97 公局鉴字第 209 号

……

结论

综上所述，苏磊系交通工具撞击左前侧致人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坠落于地面引起肝脏破裂终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尸体外表未发现车轮碾轧伤。

鉴定人：郑州市公安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专家：王自强、相志德、左孟华、孟愿生、刘建生、侯现军、王会民等。

（注：自此鉴定发出之日起，原交警支队对苏磊死亡鉴定结论同时作废）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医学鉴定书

（1997）郑法医鉴字第243号

……

分析说明

根据病历材料记载及活体检验所见，被鉴定人苏东海被人用交通工具致伤头面部及全身多处，致头皮擦挫伤，右耳廓裂伤，左锁骨骨折，双侧多发肋骨骨折，胸腔积液，躯干部及四肢多处皮肤擦伤和软组织缺损。经住院治疗，目前，活体检查见被鉴定人右颞顶部9.6×4.7CM，头皮擦挫伤伴头皮缺损，无毛发生长，右耳廓裂伤后致体积明显缩小（缩小达39.1%），X线片提示2、3、4、5、7肋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及左第七肋骨、左锁骨骨折，对位对线尚可，就被鉴定人目前情况，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4、9、2、L 和 4、10、2、1 条，颞顶部头皮和右耳廓损伤分别构成九级和十级残，故鉴定伤残等级综合评定为九级。

通过鉴定可以明了，苏磊的死亡系交通工具撞击左前侧致人体坠落于地面引起肝破裂，终致急性失血休克而死亡。在这份鉴定书上还写着“尸体外表未发现车轮碾轧伤”字样。这是一份极具权威性的鉴定，它集中了河南省公检法法医专家和刑事技术鉴定专家，而且是在舆论形势和各方面都不利于张金柱的情况下做的，它由郑州市公安局政委李民庆亲自主持，可以说，完全排除了诸如走后门重金贿赂鉴定人员使其在鉴定时作有利于张金柱鉴定的可能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鉴定至少可以说明，张金柱并没有按有些人说的“先撞后轧”，从而也就谈不上故意犯罪的问题，它完全是一次交通肇事的典型情节。如果说“故意犯罪”适用于苏东海，而苏东海的伤势并不严重，他的伤残等级仅鉴定为九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伤残等级共分十级，级数越小，伤残程度越重。也就是说伤残最重的当数一级二级，而苏东海的伤残等级仅为 9 级，是伤残等级最轻的（倒数第二）一类，即使说张金柱“故意犯罪”就其结果来看，也不可能判其极刑。

由此看来，张菊花一方“一命抵一命”的想法关隘重重。因为《新刑法》第 133 条和过去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犯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通肇事罪者，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 造成死亡一人或重伤 3 人以上的；(2) 重伤 1 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3) 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 3 万元至 6 万元。具有以下情节之一的，可视为“情节特别恶劣”，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1) 造成 2 人以上死亡；(2) 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 6 万元至 10 万元之间的。有下列情节之一，并符合上述的规定，按照上述规定从重处罚：(1) 犯交通肇事罪，畏罪潜逃，或有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或隐瞒事故真相嫁祸于人的；(2) 酒后驾车的；(3) 非司机驾驶机动车辆的；(4) 驾驶无牌照车辆的；(5) 明知机动车辆关键部件失灵仍然驾驶的；(6) 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从以上刑律上看，似乎仍然难以寻找到致张金柱死亡的法律佐证。

当然，法律条文落进现实这只深井当中，会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8·24”事件被披露之后，善良的郑州人民自然而然会站在苏东海和张菊花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它在检验着公众的良心和一个城市的道德标准。倘若人们连起码的同情弱者扶助柔弱的古典情怀也没有，一个民族最隐秘的成长暗码和木秀于林的遗传基因都被抽走，即使这个民族再发达强盛也终会被人类世界所抛弃。毫无疑问，一个城市关注一个喋血的夜晚，城市的人们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一份同情是多么顺理成章。

苏东海和张金柱的强弱对比是由下列文字形成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张金柱一方：白色皇冠轿车、逆行、撞人、拖人、逃逸、周围堵截后才停车，媒体没有披露肇事者身份；

苏东海一方：骑自行车、孩子被撞死、大人被拖1500米、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在当下，拥有皇冠车的人能有几多？况且敢逆行、敢撞人、敢拖人逃逸，谁人这样无法无天，当然是个大人物！

而苏东海肯定是劳苦大众，和当下大众的境况差不多，会面临下岗、发不出工资、子女就业困难、孩子上学花钱多、上街买假货、做生意遇到管卡压、老婆吵架、邻里纠纷、天灾人祸、老弱病残、生活失意、怨天尤人……

这种对立顿时转化为社会情绪。而苏东海的遭遇就是一般市民的遭遇，这种生活的风险和无处不在的艰难使他们颇感怨恨。这是一个在这种整体情绪的支配下的巨大的存在，它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几乎淤积于城市的所有出口。凡是能引起民众整体关注的事件都有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此时，民众已不可能在一个公允、平和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现在，“8·24”事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出现了。

人们众口一词谴责张金柱，此时，张金柱不仅仅是那个犯有交通肇事罪犯主体的人，在民众心中，他还是一个腐败堕落的典型代表，一个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

一句话，他是个罪恶的符号。

一位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满怀忧虑地说：“……尤其在中国的现实下，张金柱与苏东海究竟能不能获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平等？一个是权势通天的高级执法者，一个是连话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说不清楚的老实巴交的平民；一个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行，一个则眼见爱子身亡，至今仍躺在病床上饱受煎熬，同时要求平等，其声音有何其大的不同！”

他还说：“郑州采访时，有位普普通通的出租汽车司机的一番话让记者怦然心动：‘在法律面前，同情也许是廉价的，可又有谁来给苏东海一家与张金柱真正同等的权利呢？’”

这番话发人深思。

在“8·24”血案发生的第一阶段，这句话真实反映了二者之间实际上不平等的关系。但是，事情不久就发生了变化。

苏张对抗的结果颇像千古流传的故事模式：一户穷苦人家受到强人欺负，蒙受冤屈，千辛万苦颠沛流离岁月蹉跎绝望之中偶遇包青天一类的好官，最后除暴安良……

我们认真追寻一下“8·24”事件的全部经过，难道不是那个世代相传的老套故事的重演吗？

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时代进步呢？

那么，我们二十世纪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律的位置呢？

1997年10月31日，在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后，苏东海和张菊花分别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起诉肇事者张金柱和车主荆旭峰。

不知道有没有人给张菊花讲述一下我国的法律常识，在面对突发横祸和灾难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态。怎样运用法律去讨回公道，同时又能保护自己的未来。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以张菊花的实际情况，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多少法律知识，她难以处理好这些问题。她被复仇的烈焰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烤着，已经谈不上头脑清醒，现在，应该特别对她进行理性的关怀和法律本身的烛照。

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虽说没有人对她及家人进行正面的、实事求是的引导，但却有不少人来“热风吹雨撒江天”，把一些缺乏法律常识和法律知识的话不断向她灌输，看似对她有利，实则对她不好。

他们说——

“杀人抵命，欠债还钱！”

“一命抵一命，他撞咱的人，咱放他的血！”

没有人坐下来查查我国新颁布的刑法，看看上面的法律条文，对照一下“8·24”血案，看张金柱属于哪类罪，他触犯了哪条刑律，他应该负什么责任，而不应该负什么责任。

没有，不仅政府没疏导，群众也不依法思量。

中国是一个不习惯使用法典的国家。虽然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事实上并不依据什么法典，常常是帝王兴致一来便定生死。君王所言就是金科玉律，就是“驷马难追”，反而把刑律看轻了。老百姓就更没有法律意识，认为那是奢侈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自己的小命都握在官府朝廷手里，哪还有自己的法律权益？中国砸碎封建桎梏仅是本世纪初的事。而大谈法制，谈依法治国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要真正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法制观念其路程还相当遥远。

现在的话题仍旧回到苏东海和张菊花身上。由于他们强烈的复仇态度，在有关人员的开导和帮助下，以一种更有利于复杂的目的在报刊上统一口径。这种默契使双方都得到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好处。

笔者揣摩，这是一个互相妥协又互相利用的态度。不公正的力量迁就了苏东海、张菊花的复仇愿望，即使这种愿望超越了法律治罪的限度，它也想办法帮助其完成。而苏东海和张菊花不知道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用：你不是想要超额的东西吗，那好，我现在给你，我们两清了。这种让步实际上不是给苏东海和张菊花看的，而是给那些不明真相却热血沸腾高呼“法律万岁”“严惩张金柱”的那些郑州市民看的。

然而，苏东海和张菊花始终不清楚的是，这一切问题的后遗症，将由他们终身承担。

现在，当“8·24”事件曲终人散，张金柱以饮弹而告终的时候，郑州人似乎一下子从土耳其浴室掉到了冰窖里，他们顿时清醒了，他们这时才找出法律来对照，都说太重了，太重了——

时间：1998 年 11 月 14 日

地点：建设路——淮河路

谈话人是个出租汽车司机，三十多岁，姓陈。笔者一上车他就主动谈起了张金柱。在郑州张金柱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几乎各行各业都拥有他的股份。这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普遍关注和浓厚的兴趣。

陈师傅自述：

你们知不知道张金柱，就是今年年初枪毙的老公安？刚开始时吧，大伙都想官官相护，法律对他们不起作用。可是判决一下来，我们都傻眼了，因为我们是司机，我们每天和交通打交道，知道交通肇事的刑律。他们判得也太离谱了，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都这样判，中国的法律不就都乱套了吗？他们这样一弄，大家反而觉得张金柱冤枉了，而苏东海一家那样却有些过分了。

这个出租司机代表着许多的郑州人。他们突然觉得经过半年多的喧哗与骚动，从上到下一本正经的宣称维护法律尊严，要依法办案云云，没想到头来却是又一次看了西洋景。他们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心里有一种再次遭受戏弄的感觉。

而最受伤害的仍是张菊花。

即使张金柱被抵了命，也无法弥补失去儿子的痛楚，这种根本性的丧失，即使枪毙张金柱十次，也难以抚平她的永远流血的伤口。再说，她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苏磊死后，保险公司送来的6000元人身保险赔偿金，苏东海的妹妹悉数全收了。郑州市个体户捐款20000多元，也由苏东海领了。而民事诉讼判决赔偿苏东海70000元和张菊花的25000元共95000元人民币，也由苏东海的亲属先后数次从公安局、法院提取医药费89000元，因此，这笔钱将直接付给上述两家单位。张菊花所得无几。

张菊花曾去找过市内司法部门索要赔偿金。她说：我与苏东海已经离婚了，他是他，我是我，我来取法院判给我的那一份。

审判长说：这个你自己解决，我不管。你还可以告苏东海嘛，让他拿钱出来。

她又去找法院。法院责成苏东海把她那份钱拿出来，然而苏东海说，孩子是跟他过的，这笔赔偿金扣除为孩子办后事所用的款额后，再与张菊花平分。苏东海究竟获得多少捐款他一直深藏不露，自“8·24”事件以来，郑州市不时有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心的人民群众和一些单位发起捐款活动。据《大河报》1997年12月16日第一版报道：“13日上午，郑州银基商贸城西门广场人如潮涌，‘为苏东海一家献爱心捐款活动’牵动着整个批发市场上千名商户和员工的心，购物的顾客和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并加入到捐助的行列。广场的一侧，张贴着今年“8·24”事件中苏东海、苏磊父子惨遭横祸的新闻报道。捐助活动自上午10时开始，银基商贸城的商户、员工甚至保安、清洁工都默默地挤进了捐助的行列，数百元、数十元、几十元钱无声地投进捐款箱，留下一片关注的爱心。当天下午，银基商贸城的领导将26710元捐款送到了苏东海的手中。”

这仅仅是一天的捐款。苏东海的全部医疗费是89000元。他的赔偿费70000元加上这一天的26710元就用不完。他为什么还要张菊花的赔偿金呢？

倘若让曾向苏东海献爱心的郑州市和全国人民知道，他们所捐赠的对象就是这样对待孤苦无依的前妻时，他们该怎样想呢？我们的法律制裁了张金柱之后，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目的了吗？

没有人再管这些事，也没有人再管孤苦无助的张菊花……

五

张金柱是8月26日深夜被押至郑州市看守所的。

已近午夜，白天的溽热此时已经散尽，凉爽点点滴滴从地底下涌上来。张金柱被押着走出河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支匆忙的行旅。而张金柱却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市局派了20名荷枪实弹的押解队伍，并且由局领导亲自带队，在他几十年的生涯中，只有押重犯才会如此大动干戈，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

警车一路疾驰，仅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将张金柱押到了郑州市农业路西段的看守所。看守所对外称“八科”，西安是这样，济南也是这样。所谓“八科”就是郑州市公安局五处八科，一个专门看押犯罪嫌疑人等候发落的地方，也是一个通向地狱和天堂的入口和出口。

张金柱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只是身份不同心情各异。过去他是本市最大最繁华同样也是犯案最多的地段二七区公安分局的局长，经他手，送进八科的罪犯成百上千，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郑州市的犯罪分子却无人不晓。那时，他是黑猫警长的角色，他将那些“耗子”一个个捉拿归案，送到这里接受惩治。如今，他这个黑猫警长却把自己给送到这里来了。

他感到悲哀。

张金柱住进了38号监房。

随着俗称老虎口的铁门“砰”的一声关闭，张金柱的铁窗生涯开始了。

窗外仅七日，窗内已数年。

这里所说的数年，是张金柱的心理时间。张金柱虽然刚锒铛入狱，但他却觉得已在狱中生活了一辈子。仅仅几天，他的内心反而完全平静下来。在这几天里，他完成了一个由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安干警到囚犯的转变。

他非常配合看守员的工作，从不为难他们。以他的资历和特殊身份，就是横竖撒泼，寻死觅活破罐子破摔也拿他毫无办法。

张金柱端正了态度，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打持久战的想法，还跟狱中的犯人学起了太极拳。他的身体不太好，要想熬过几年刑律，必须把身体锻炼好。他不想因为身体使自己烂在这里。

然而，外面的舆论却越发喧哗起来。省会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把版面腾给了“8·24”事件中的苏东海和张金柱，形势对张金柱越来越不利。

与此同时，张金柱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终结。1997 年 10 月 16 日，张金柱被郑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1 个月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41 条，对张金柱提起公诉。

讨伐张金柱的呼喊响遏行云。张金柱所在的看守所虽然与世隔绝，但也感到了这股呼啸的气流。他们不得不决定把张金柱从病号牢房里提出来，调到监管严格的 52 号监房。

为了使狱中的丈夫减缓刑律，张金柱的妻子特意为丈夫找了两名律师。他们是河南方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田永卫、房晓东。

律师之一的房晓东时年 40 岁，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政法大学研究生，曾在《法制世界》杂志社当过 8 年编辑、记者。

第一天，房晓东来到狱中约见张金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司法系统中，律师的职业是最耐人寻味的。它充当的角色既像经纪人又像协调员，既是调解者又是争执者。它既唱红脸也唱白脸，既庄重又诙谐，既正襟危坐又插科打诨。它在参与法与利益冲突的平衡或分配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既有国家利益的代表，又有个人权益的代表。它们互相角力，在尖锐中交织扭结相持磨合，最后以一种特殊的展示交给法官去接受审判。

但不管以何种面目出现，律师都要想方设法弄清事情真相，哪怕你的合作者曾杀人越货，曾冒天下之大不韪，曾伤天害理，你也要尽数把最隐秘的话语交付给你的律师，使律师了然于心，在法律中找到罅隙，找到对你有利的证据，以维护你的个人权益。

但是，令房晓东颇为吃惊的是张金柱并不配合。

房晓东要落实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金柱是否喝了酒，喝了多少酒。

关于喝酒问题，《三联生活周刊》1998 年第 4 期登载的《谁能审判张金柱》上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似乎是一个对案情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新《刑法》第 18 条第 4 款指出，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且无因醉酒犯罪而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张金柱喝没喝酒，醉到什么程度对定罪量刑并无影响。”

记者所言极是。倘若就法律条文考虑，律师询问张金柱是否饮酒似乎多此一举。

但律师所面对的张金柱，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如果仅仅是法律问题，张金柱一案中的有关交通肇事罪和刑法写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清二楚，并不必费什么笔墨。现在附加在这个案件上“法律外东西”太多太多，律师必须将它们一件件剥离，让它回到事情的原有轨道。

我没有喝酒。问来问去都是这句话。

房晓东起初感到很恼火。

眼看火烧上房，外面索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张金柱却依然故我。房晓东过去从没有见到过张金柱，也没听说过张金柱这个人。只是“8·24”案件以来，他才从报刊上知道张金柱其人其事。从主流媒体披露的文章上看，张金柱是一个丝毫没有人性的人，一个极端残忍的人，一个寡廉鲜耻毫无道德约束的人。然而，眼前这个人竟和自己的判断不太相符。

就在张金柱案件终结近一年的时候，笔者采访了房晓东

——

房：作为对一个人的了解，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非常谨慎的人。谨慎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我们律师无论怎么去动员他时，他都不肯说出到底是跟谁在一块喝酒的。我们第一次接触，从九点半谈到十一点半，老张就是不说，连喝酒都不说，连他喝醉了他都不说。我到最后非常生气。我是这样给他说的，我说老张是这样，我是你家属请来的律师，你对我们应该完全地相信，不应该有丝毫的疑虑，我们作为律师，我们只负责为你找出能够为你减轻罪刑的证据，至于加重、对你不利的证据，这不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公安部门的事。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做工作，他还是不说，最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急了，你猜我说啥，我点出来了给他，我说你喝酒了没有，我说完这句话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之后我又问，我说你在哪儿喝的，因为我当时猜测如果他喝酒的话，他从现场到出事地点不会太远，果然，是在非常近的一个地方，而且说到这个时候，包括第二次见他他都不说是跟哪些领导人在一块喝酒的，实际上我全都知道了，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在里面还不说，到底他还是没说。所以我为啥说老张这个人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也许是多年来职业给他形成的这种习惯，他没有废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考虑才讲出来的，包括对我们律师都十分的慎重，绝对不给你讲一句废话，所以如果说对他这个人有什么突出印象的话，就是他这个人办事很谨慎，就是这个嘴呀，很严……

张金柱死了，带着遗憾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临刑前一天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是专门留给死囚犯用来交待重大事件的，根据情节甚至可以减缓死刑。但是，张金柱什么也没说。事已至此，他已不再怨天尤人。

老张这个人性格很耿直，很倔强，不像有的人那样，说这是我的错了，请求政府宽大，给我一个什么机会，而他就是硬着头给你讲，这不是我错了，我没有这样干，你们这样错了，冤枉了我，这像他的话。实际上我感觉到，老张他这个人并不怕死，不是说一接到判决书死刑，马上吓得六神无主了，他不是这种人，我那天看到最后老张他写的那些东西，到最后，他脑子都还非常清晰、谨慎、倔强，轻易不低头，不会说软话，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摘自房晓东采访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张金柱置生死于度外的东西细细想来颇觉荒唐，他的功名心虚荣心太强太盛。他做事谨慎口风极严，对上级指示历来不假思索坚决照办，多年来养成了绝对服从的习性。笔者曾经找了许多当事人询问“8·24”晚宴出席者是何等人物，回答都吞吞吐吐，云遮雾罩。据说以领导干部居多。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张金柱才认为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握在他们的手中。尽管出席晚宴者和“8·24”案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有间接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出来为张金柱证明他喝醉酒的真相。但是张金柱怕连累他们。怕这个强大的存在对自己印象不佳，说他不够朋友不讲哥们义气。他保护了他们。虽然在律师的苦口婆心下他承认自己喝了酒，但他至死也没有“供”出他同哪些人喝了酒，那些领导干部们都是谁。

他完全可以在狱中开出一个晚宴者名单，让这些人为自己作证。以一个省会城市的特殊位置，这样就会惊动省委最高层。谁都知道人命关天，只要找到晚宴者了解一二，领导就会心中有数。既然领导们知道肇事者是在严重醉酒的情况下出的事，那些所谓的附加罪名就会不攻自破。

但是张金柱没有这样做。

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只相信天一样的领导，并且把他们当成大于一切的存在。他几乎像古人愚忠那样护卫着这个存在，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闪失。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法律权益，自己的生存权利，世界上惟有生存权益是最不应该被剥夺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所谓独立人格，这些都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然而在他身上却体现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出来。他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一个迷失了自我的人，一个不习惯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张金柱是自己选择了死亡。

六

就在“8·24”案件双方当事人紧锣密鼓秘而不宣加紧准备的时候，一家在全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摄制组来到了郑州，就张金柱交通肇事案制作了一个专题。

这个节目一播出，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观众都激怒了。特别是主持人引用的作为开场白的张金柱的一句话，更令举世震惊：“俺15岁当兵，革命30多年，就为这点儿小事，就把俺变成这个样子。”

这哪是人说的话？真是禽兽不如！人们似乎被这句没有人性的话击中了，愤怒从千家万户的平民百姓家飞出，形成势不可挡的仇恨狂飙冲天而起！

这哪是共产党的干部?!

这哪是公安干警?!

他连国民党都不如！

被激怒的还有河南省的各级政府，还有公安部门——

10月16日，河南省公安厅召开纪律作风整顿电话会。省公安厅长王明义在会上说：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谁对不起人民群众，我们就对不起谁！

据说省委领导也被此话深深激怒，面对张金柱几乎是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衅性的语言，他们冲天一怒，指示司法部门一定要予以严惩。

被激怒的还有张金柱的亲朋好友，他们纷纷打电话给张金柱的妻子和女儿：

老张咋回事？怎么胡扯八道呢？

他是咋啦，他不想活了吧？

他咋这样说话哩？真想不通……

你爸的神经是不是出毛病了？

张金柱的家人也被此话惊得目瞪口呆。女儿小云央求律师房晓东、田永卫说，你们见到我爸后一定问问他为什么这样说话，一定要弄清楚真实情况。小云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知道父亲的嘴一向很严，自她记事起就知道父亲从不在家谈工作，不谈案件。即使社会上风传什么什么案件，而且这些案件就发生在父亲的辖区，即使她向父亲打问，他也从来不告诉家人。再说，他在领导岗位上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就是再没有水平，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果然，张小云心底的疑团得到了证实：张金柱根本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律师找到了张金柱，专门就这句话向他发问，张金柱回答：“我没有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说过这句话！”

张金柱身边的军医也证明，在采访过程中，张金柱自始至终插着氧气管，没有说一句话。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张金柱到底说没说这句话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法律定罪的依据是事实，而不在于他说了什么。你可以把它放到道德的法庭上去审判，但不能作为量刑轻重的砝码。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法律以外的东西往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对一桩案件的审判产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看到这个节目的观众可能还会对“8·24”事件中肇事车辆的挡风玻璃产生极深的印象，那是被砸成蜂窝状完全没视线的玻璃。张金柱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浑然不觉，是说不通的。新闻舆论和苏东海的辩护律师就是据此大做文章的，他们说，玻璃被砸成大窝，你怎么能说不知道车外发生的事情？这说明张金柱完全是故意杀人。这是无懈可击的推理，铁证如山，张金柱罪责难逃。亿万观众正是看了这段画面之后从而判断出张金柱确实有故意犯罪的嫌疑的。

但是，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回到张金柱撞倒苏磊的金水大道交叉口，再回到1997年8月24日晚9点40分，以这样挡风玻璃几乎无视线的情况下，又是在能见度不好的晚上，张金柱是如何以60码的速度，左冲右突疯狂逃逸1500米呢？

哪怕是《神雕侠女》中的大侠，或是会特异功能的奇人，在没有视线的情况下都难以飞行1500米远。何况张金柱是一个凡人，是一个喝过酒的人，是一个有心脏病的人，他有何种办法保证自己驶过这曲曲折折的1500米神秘的路程？

没有哪个新闻单位对此疑深究。

没有哪个司法部门对此细研。

这又是一个千古谜团。

张金柱当时正值酒醉，他难以解释这团迷雾。

而知情者也秘而不宣。

大家都在静观着舆论像绞索一样套向张金柱，眼看他一点点被勒死。

张金柱死后，有些人才将谜团揭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来是张金柱的佳美轿车被群众围追堵截停下后，被一愤怒的武警战士砸烂的！

张金柱在法庭陈述时也曾谈过挡风玻璃的事情：

“当时感觉酒有点上头，当走到中州宾馆时，头有点晕，还疼……还没进到路口（指出事的路口）的时候，心脏疼得比较厉害，头一晕，眼一黑，感觉到一片空白，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以后的过程一直处于不清醒的状态。一直到感觉前面不知道什么东西碰击了一下，震了我一下，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有一点清醒，我一清醒看到玻璃花了……”（《要案公告》《张金柱血案》第 395 页）

注意“花了”不是碎了，不是“整块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呈蜘蛛网状。”

怎么碎的呢？

“8 月 25 日 0 时 30 分至 1 时 40 分，张金柱在交警一大队被问及‘你的玻璃是怎么碎的？’张答：‘我不知道’，又说‘是被武警打碎的。’”

（《要案公告》《张金柱血案》第 395 页）

可惜张金柱因为其声名狼藉，就像过去的阶级敌人一样，他的话没人理睬。

七

1997 年 12 月 3 日，“8·24”案件首次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审。

虽然是一宗交通肇事案，但是，其深意已经超越了它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身。尤其是终场锣鼓已经飘散后的今天，回想这宗案例，更觉得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深意。

张金柱案件将会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带被告人张金柱到庭。

上午 9 时 15 分，张金柱在审判长穿透力很强的嗓音里走出，出现在公众面前。此时法庭出现了预期的骚动，一大堆全国各地闻讯而至的记者们把长短镜头对准张金柱掀动快门，闪光灯亮成一片。张金柱被两名身材高大的干警押着，1.78 米的个头也显得矮胖起来。他神情木然，一脸倦容，眼睛视点很低。大概台上台下有他的不少熟人故交，他不愿多看，只把视线放在近处。

法庭按照既定的程序公式化地进行着审判。

引人注目的精彩片断当数法庭辩论。

关于张金柱的犯罪事实和与此有关的细微末节，对前来参加庭审的观众来说，经过数月舆论公布，已经了然于胸。原告方的诉状和律师的发言实际上已提前发表。

原告方认为，在张金柱交通肇事罪之外，还应追究张的故意杀人罪。

苏东海的辩护律师、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冯金山说：“张金柱当时的大脑是清醒的，这一点从他的整个逃逸过程完全可以判定，而且他是一个有 33 年驾龄的老司机，‘佳美’车底盘不足 30 厘米，下面拖着那么大的物体，他怎么可能感觉不到呢？那么这个物体是什么呢？3 种可能：人、自行车或者人和自行车，而这其中，有人的可能占到 2/3，这是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何一个大脑清醒的人都能作出的判断。因此，张金柱的心理状态应该是：知道车下可能有人，也可能有车没人，但不管有没有人，他只为逃跑而放任任何后果的发生，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间接故意伤害。‘可能没有’不足以认定故意伤害。而‘明知可能有’却可以认定。”

受害者提出张金柱故意杀人罪案的另一理由是小苏磊被撞后又被汽车后轮从腹部碾过。有两个目击者证人写来证言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省市两级公检法机关的10名专家证明“从皮肤外表看未发现明显碾轧伤”，然而受害者认为，苏磊死亡已经两个多月，家人已经为其擦过身子穿上衣服。另外，鉴定书上也没有发现苏磊骨折，并说苏磊的死因是：“交通工具撞击致使人体坠落于地面引起肝脏破裂终至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这就是说，孩子并没有被车轧过。但是，受害者又托人为孩子照了片子，发现骨盆上裂开了1厘米左右的大缝。另外，张菊花在苏磊死后1个月内曾从不同侧面拍了尸体照片，其腹部明显呈紫黑色。有专家说这明显是碾轧过的痕迹，但另一些专家提出疑义，认为仅从颜色上看无法确认。

庭审中，公诉方提供的证人全部以书面证言的形式出现。而被告方反而有两名证人出场。

对此突破，公诉方在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没想到取证如此困难，即使那些当时曾见义勇为的群众也不情愿出庭作证。受害人苏东海的另一位律师王京宝告诉记者，除丁朝中外，他们和检验院还向法院提供了两名肇事现场目击证人和两名逃逸途中证人。其中一位是在经一路口的卖报人，当时正好站在报亭前看见了小孩被撞的全过程，律师和受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家属去找他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吃点亏算了，张金柱可孬了，你们别惹他，以后的事可能麻烦。’等到开庭前两天，律师试图再去说服他的时候，这位卖报人已经踪迹不见，据其亲属说，是回老家南阳送挂历了。另一位目击证人苗进发12月2日开庭前一天还同意出庭作证，等到第二天早上7点受害人家属去接他的时候，苗进发的家人竟然回答道：‘老家有事，昨天半夜就急急忙忙走了。’两位途中证人是与丁朝中同车的武警战士严昕、李俊岭，据说也是因为部队领导不同意而只提供了证言。”（《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4期《谁能审判张金柱》）

由潮涨到潮落，不知道这是郑州人在进步还是在落后……

公诉人陈述后，被告方律师又进行了严谨而缜密的辩护。

饮酒问题仍然是庭审时的焦点问题。被告方用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事件发生前张金柱在宴会上的饮酒过程，并且有路发财等人为证。张金柱也承认自己喝了酒。

这时，公诉人发问道，被告人张金柱，你一直强调你没有饮酒。今天当庭却供述你饮了酒，这是为什么？

张金柱回答，对于饮酒问题，一是因为经过公检法领导对我进行教育，办案的同志要我如实交待事实真相；二是我感觉到发生这件事故很痛心，应该如实地反映自己的问题。

被告方尽管有多人证明张金柱确实喝了酒。但公诉方也有人证明“没有闻到酒味”，武警干部丁朝中在证言中就两次这样说。据说当时他离张金柱最近，是他把张金柱从车里拉出来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这样争执不下的时候，最具权威的当然是对其血液内酒精含量的测定。但是事故处理中心却没有给张金柱进行酒精含量的测试。他们解释说没有检测设备。

谁也不知道这里边别有隐情。那些本来是为张金柱，也有为自己警察形象着想的交警，他们看到张金柱酒气熏天的样子，便把酒醉驾驶的文字抹去了。他们此时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坑了张金柱。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会影响对案情的正确判断和真实了解。

尽管后来张金柱承认自己喝了酒，虽然有不少人证物证证明他确实饮了酒，但已为时过晚。因为对他的审判其实并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法庭外，是“8·24”案件发生之后的最初几天就已经开始的。

他早已错过了申诉的机会。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方询问张金柱出事之后的行车路线。本来，张金柱原来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大脑当时是一片空白。他的行车路线是以后让自己的女婿亲自到现场勘察后告诉他的，还有处理事故的交警同志一点点给他讲的。他那时为了证明自己没喝酒，就把行车路线背得一清二楚，怎样拐弯、怎样并道都讲得清清楚楚。当公诉人一询问，张金柱就按别人教过的路线一一回答了出来。

他被公诉人抓个正着。

一个喝过酒的人为什么头脑这样清醒？

因此，公诉人说，判断张金柱主观上是否具有伤害的故意，可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进行分析：张金柱的客观行为是：1. 张金柱在逆行的行车道上肇事后，沿途并未发生任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事故，因为他将车拐到了自己的顺行道上；2. 案发后张金柱所经过的路段车辆行人繁多，路况复杂，被告驾车走过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三个丁字路口，沿途没有隔离带，且车速很快，行驶正常；3. 武警的车拦在张金柱车前时，张主动刹车，并没有撞在任何障碍物上；4. 证人丁朝中在张金柱被迫停车后，出于义愤打了张金柱一耳光，张说：“我就是犯法了你也不能打我……”所有这些都证明张金柱从肇事之初到被迫停车自始至终头脑清醒，意识正常，有自控能力。

法庭上，被告方对公诉方提出的数罪并罚陈述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辩护律师说，被告张金柱撞上人和车后，稍作了一下停顿，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开，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这种持续不断的行为对一个严重酒精中毒和心脏病患者来说不具备特别的意义，那种用正常人在清醒状态下的思维和心理活动去强加给一个失去意志控制力的酒精中毒者的做法是可笑的。这种持续犯罪不适合数罪并罚。同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这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想象和竞合，也就是在本案当中这个1500米不但构成了交通肇事，而且还被指控为故意伤害，这两种罪依托的是同一种犯罪行为，这种想象的竞合，在刑法理论上也是认为不适用数罪并罚的。

按照程序，张金柱在法庭上作了最后陈述。他沉痛地向死者家属表示悔罪。他愿意接受因交通肇事所产生的一切罪罚，认罪伏法。但是，他说，我和苏东海既不相识又无仇冤，我在严重醉酒的情况下出了交通事故，怎么说我是故意杀人呢？公诉人说我故意伤害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下午两点半，审判长宣布本案定期宣判，同时宣布休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12月3日首审张金柱之后是一段平静的日子，平静得使郑州人几乎忘掉了这件事。

新闻界似乎也偃旗息鼓，多天不见报道“8·24”案件一字。

这种平静让人联想起激战前的寂静。

1998年1月2日，北京一家报纸首先打破平静，在该报第5版不太醒目的位置，透露了一条颇具爆炸性的消息：受害人委托单位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有关人士”在接受其记者采访时明确称，张金柱不会被判死刑。这位人士解释说，撞死苏磊属于交通肇事逃逸，最高判7年，拖伤苏东海但未致死，现已逐渐恢复，虽可判故意伤害罪，即使两罪并罚，也不可能判死刑。据此人推断，最后判罪结果应在15年到无期徒刑。

显然，即使是这位业内人士也不知端底。

大量事实证明，有关张金柱案件的终极审判早已钦定

——

“元月9日是个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位在法院工作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星期一（1月12日）张金柱案有进展了，让我们派记者在早上8点30分之前到法庭门口领票入场。最先报道‘8·24’血案的河南《大河报》记者部副主任周瓒事后向记者回忆道，当时朋友的说法是张金柱案将‘二次开庭’。”（《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4期《谁能审判张金柱》）

不仅记者们知道了内情，连受害人一方也受到了某种暗示：“也就在这天下午，苏东海的妹夫极其偶然地到法院询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案件的进展，被告知‘星期一上午8点30叫着律师一块来就行了’”。

起先，苏家人和律师还认为是去协调苏东海的医疗费垫付问题，直到1月11日（星期日）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打来电话：“明天上午宣判，不管什么结果，请先别走，我们要采访家属。”（《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4期《谁能审判张金柱》）

在张金柱所囚禁的看守所，似乎也早已知道了结果：1998年1月12日。

天刚蒙蒙亮。52号监房一片寂静。犯人们早早就被叫醒了，而且都收拾停当了，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位提审员走过来，打开监号铁门上的邻望口喊道：“张金柱，法院提审。”

“咣当”一声，门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张金柱身穿深蓝色长棉大衣从监号走出来。他身高1．78米左右，微胖，平日很威严的国字脸此时煞是苍白，神情显得麻木。他看了看提审员，想说什么又什么也没说。这时，一阵旋风猛然刮来，张金柱不由打了个寒颤。他把头埋进大衣领子里，揣着满腹心事，动作缓慢地跟着提审员一步一步向“老虎口”走去。

与此同时，按照上级指示，以所长、副所长为首的张金柱特别监护领导小组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16名具有丰富看守经验和管教经验的干警，负责对张金柱的监管工作。同时决定从52号监房留下平时表现好，干部们比较信任，又熟知张金柱生活习惯的8名犯人（包括教张金柱打太极拳的“老秀才”），从所内已判刑的劳动改造的犯人中，抽调12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积极分子进入 52 号，与留号的 8 名犯人一起完成对张金柱的监护工作。

抽调劳动号犯人这一招很绝。因为这 12 人大多是表现积极，春节前有望减刑，很有可能被提前释放回家的。对这些犯人来说，监护张金柱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立功的机会。所以，这些好不容易从禁闭号里熬出来的劳动号犯人，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还是一个个乖乖地抱着铺盖，提着生活用品走进了 52 号。

“又科”的监号是统一的。一进监号，是 1 米多宽的走道，左手是一拉溜通铺，铺高 0. 5 米，宽 2 米。门与铺中间上方有一台电视机吊在半空。电视机下面是“头等铺”，离电视越远，级别越低，到了端头就是便池。刚进来的犯人一般都在便池附近打铺。监号的房特别高，约有 5 米左右，南墙上开一大窗，北墙有一小窗，大小窗离地有 3 米高。大窗外是巡逻道，在巡逻道上，通过大窗可以监视监号内。

52 号的“头等铺”肯定是张金柱的了，其他人都拿着东西向张金柱靠拢。

突然，监号内鸦雀无声，20 个犯人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铺前。原来，看守所所长、副所长、管教、干警一拨人走了进来。

沉静中，所长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法院已对张金柱判决，死刑。上诉期内，由你们 20 个人负责监护。从今天起，52 号是特别监号。特别监号要有特别规矩，每个人都要按规矩办事。你们都知道，张案轰动全国，影响很大，所以一定要监护好张金柱，不得出现任何问题。如果出了问题，你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谁也走不掉。”所长看了一下墙上的土日历，语气稍稍和缓了些：“春节是1月28日，估计春节前高法会下裁定。希望你们尽职尽责，完成监护任务，争取减刑，与亲人团聚。”

犯人们默默听着，一句话也不敢落下。

副所长又做了具体交待：“张金柱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由专门军医负责医护。你们也要特别小心，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要分散他的注意力，逗他开心。”副所长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补充说：“记住，不准谈论与案情有关的话题，谁敢胡说八道，后果自负。下面按规矩，给张金柱打个‘沙发’。”

“八科”的规矩，要给死刑犯打沙发。即在死刑犯的铺位上用棉被垛成三面墙，两边低，后面高，像个大沙发似的，所以叫“打沙发”。死刑犯的活动基本都在沙发区域内进行。

40条棉被送来了。在“老秀才”的指挥下，每条叠成三折，一会儿“沙发”就垛好了。

副所长又宣布了值班名单。16名干警和20名犯人混合编组，每组4名干警、5名犯人，一共四组：早8点至下午2点；下午2点至晚8点；晚8点至凌晨2点；凌晨2点至早8点。犯人负责看护，干警负责监管。

“沙发”打好了，班也分好了，只等着张金柱回来了。

果然，张金柱案件的裁定下来了。

1998年1月12日上午九时，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8·24”案开庭宣判如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1997）郑刑初字第 307 号

……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金柱身为民警，酒后驾车逆行，造成一人死亡；为逃避罪责，又不顾另一被害人死活，在汽车拖卡着被害人的情况下继续行驶，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其行为已分别构成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且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赔偿各种经济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要求过高，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予支持。被告人及辩护人辩解、辩护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金柱犯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依法严惩的理由充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和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金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张金柱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苏东海人民币 70000 元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张菊花人民币25000元整。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荆旭峰负连带赔偿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谭绪进
审判员　刘春意
代理审判员　闫振华
书记员　沈青梅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

宣判完毕，场内一片静寂。有人惊诧，有人茫然，有人疑惑，有人沉思。在场旁听的一百多人中惟有张菊花喊了两声“法律万岁”，显然曲高和寡，场内无人回应。尽管如此，一些报人仍然妙笔生花，把这尴尬描写为普天同庆的壮观场面：“……此时，法庭内猛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法律万岁！’，消息很快传到大门外，一早就守候在那里的人们立刻作出回应，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上午11点，张金柱戴着手铐和脚镣，哗啦哗啦走进52号。犯人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紧张得像见到大人物似的。管教冲他们大声喊道：“愣着干啥，快接过去。”

犯人们急忙迎上去，与其说是搀扶不如说是拥驾着张金柱上了“沙发”。张金柱两腿平伸靠着“沙发”坐着，两眼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劲盯着对面的墙壁发呆，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两手死死捏着死刑判决书。他的身旁，各端坐着两名犯人，铺前还站着一个犯人，可谓守卫森严。此刻，监号内鸦雀无声，只有张金柱那粗粗的喘气声。

副所长走到张金柱面前，和蔼地说：“金柱，开饭时间到了，想吃点啥，我让伙房做。”

张金柱摇了摇头。

副所长劝了半天，张金柱还是摇头。

不一会儿，所长进来了，看着张金柱的样子，他笑了笑说：“金柱，你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二审还有机会，上诉状的内容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要有信心。”

所长的话似乎起了作用，他将一直绷紧的身子松弛了一下，重重地说：“所长，这样判公道吗？明明是交通肇事，硬往故意伤害上扯，不就是有人想毙我吗，不就是挨一颗枪子儿！”

所长打断道：“不要说气话，二审时你还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辩也没用。”张金柱气呼呼地说，“说实话，所长当时我确实喝了不少酒，迷迷糊糊地开车，并不知道车下有人，直到交警把我从车里拽出来，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证明我是故意伤害呢？”

当！当！开饭的钟声敲响了。所长对张金柱说：“吃饭吧，注意身体，把上诉材料写好。你也知道，死刑犯都要戴铐，这是规矩。书写不方便，可以口述，希望……”没等所长说完，张金柱说道：“所长，按规矩办，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戴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戴械具，我都不会自杀，放心吧。”

这当儿，监护军医来到监号，给张金柱检查身体。听了心肺，量了血压，未发现异常，让张金柱服了几片药，随后又送来了氧气袋。

体检后张金柱说困了，要脱掉大衣睡觉。值班干警请示所长后，将他的手铐打开，值班的五个犯人帮他慢慢脱掉大衣，扶他躺下。当再次戴手铐时，他提出手铐太紧，要求换一副松一点儿的。请示所长后，管教干部拿来一副预审手铐给他戴上。他又提出太闷，要输氧气。几个犯人忙把氧气袋放在他枕头边，插好管子，打开气阀。

张金柱一口一口地吸着氧气。或许是经历了不寻常的一天，他太累了，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他睡得很熟，没多久就打起了呼噜。随着他的呼噜声，值班干警、值班犯人和不值班的犯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清晨 6 点，起床的钟声敲响了。

张金柱起床了。实际上就是坐起来。

值班的犯人端去洗脸盆，放在几张旧报纸上。“猴子”拧好毛巾递给张金柱，接着，又把挤好牙膏的牙刷递过去，张金柱一下一下慢慢刷起来。洗漱过，了解张金柱生活习惯的“猴子”从衣兜里掏出茉莉油，给他抹了抹脸；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把他的头发梳整齐。二十分钟过去了。

所长、副所长一干人来到监号。

“冷不冷，金柱？”所长问道。

“不冷，就是头晕。”张金柱指了指头。

军医检查后，说：“正常，恐怕是精神问题。放松，不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负担。”

张金柱委屈地说：“我血压高，平时用药物控制，来这儿不能按时吃药。”

军医一下子开了一大包药，写明服用方法后，交给管教干部。管教交给了“猴子”，叮嘱道：“操心。”“猴子”使劲点点头。这猴子，二十出头，精瘦，贼精，说话干脆，干事麻利，因偷自行车进来的。专门负责张金柱的起居。

所长一行临走时问张金柱：“上诉状啥时候写，让号长代笔？”张金柱一脸愁容道：“我要先见律师后再写。”

律师没有来。

律师这时正在北京。

八

为挽救一个不该被剥夺生命的人，律师田永卫和房晓东及张金柱的女儿此时在北京求救。

一审下来后，被判决结果震撼得目瞪口呆的律师田永卫、房晓东一直处于愤懑和亢奋之中。这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过的结果。即使他俩再有想象力，即使他俩把结果想象坏到多少倍，即使把新刑法翻看一万遍，也难从字里行间得出要把一个交通肇事者判决为死刑的裁定。房晓东就是在北京读的政法大学，他在紧急时刻想到了法律援助，他想起了那些参与制定法律的专家们，他想无论如何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认定张金柱该判极刑，他和田永卫就会对张金柱说，请你上路吧。因为这是中国神圣法律的裁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们都是法学专家，是中国法律、刑法的制定者，是解释法律的人。房晓东、田永卫确信自己的选择，有他们作为此次辩护的理论支点，他们相信将会改变法律无奈的尴尬。仅仅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20世纪末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江总书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月17日，首都法学、刑法界专家、学者十数人对张金柱一案进行了论证。请看论证意见书全文——

关于张金柱一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

河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就张金柱一案的定罪与量刑，邀请在京的部分著名刑法、刑诉法专家进行论证。参加论证会的有：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诉讼法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

曹子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梁华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张　文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干事

赵秉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博士生导师

欧阳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李文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干事

武延平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教授，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周振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干事

周其华　中央检察官学院教授

专家们仔细阅读了本案的起诉书、辩护词、一审判决书以及有关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材料，并就一些各自想要了解的问题向承办律师作了详细提问，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认为，本案被告人酒后交通肇事，肇事后又故意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且情节恶劣，应从重惩处。但对本案的定罪量刑，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尚需进一步核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认定被告人在明知车下拖卡着被告人苏东海的情况下，仍不顾其死活，将其拖拉1500米，致其重伤。这里，关键是要看被告人是否明知车下有人。从目前的证据看，证明被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明知车下有人的证据至少有以下两点需要进一步核实：一是被告人是否听见了被害人苏东海拍打车门的声音；二是被告人是否听见了外面群众呼喊“车下有人”的声音。如果这两点的任何一点都得不到核实，那本案的性质就会有明显的不同。考虑到被告人在被截住后，当被告知车下有人时，立即呼喊“赶快救人”的举动，再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和有关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不明知车下有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认定被告人故意伤害罪的证据是充分的，判处死刑亦显过重。按照新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只有在“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况下，才可以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幅度内酌定刑罚。对照本案，如果确能证明被告人明知车下有人仍继续逃逸，当然可以说是“特别残忍”，但问题是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本案就后果而言，虽然致被害人苏东海重伤，但还没有达到“严重残疾”的程度，因为从鉴定结论看，被害人苏东海的伤残等级为9级，排在由重至轻的10级伤残等级中的倒数第二位（《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将伤残等级分为10级，级数越小，伤残程度越重），故最多也只能算一般伤残。一些参加过刑法修改的专家就此指出：从立法原意来讲，新刑法之所以要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故意伤害罪量刑的法定情节作如此严格的限制，主要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该罪的死刑。不同时具备“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三个条件的，决不能判处死刑，即使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也不是非判处死刑不可，而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中选择适用。

三、本案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应当考虑到被告人的过错这一因素。由于被害人也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骑车横穿马路；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车上街），对不幸事故的发生也负有一定的过错，并且与其后被害人被拖卡至车下的事实有一定的关联，因而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不能对此一点都不加以考虑。从司法实践看，这方面的判例也是有的，如最高人民法院选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第264～268页就曾选编过一个比本案还要恶劣的案例，该案被告酒后驾驶无牌照汽车撞人肇事，肇事后又在明知车底下挂着人的情况下继续驾车逃跑，将被害人拖拉500余米，致其死亡。此案最后之所以只判处被告人死缓，就是因为法院认为“考虑到被害人不应在快车道上系继带等具体情况”。

四、专家们注意到判决书中使用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字样，指出：本案的民愤固然很大，但对民愤，司法机关也应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能因为民愤大就超越法律的规定来判刑。

综上，专家们认为，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律为准绳的精神，对本案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做法是值得重新慎重考虑的。

以上意见，专家们恳请二审法院及有关领导同志予以采纳。

参加论证会的专家签名：

陈光中　曹子丹　梁华仁　张　文　赵秉志　欧阳涛　李文燕　武延平　周振想　周其华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七日

握着沉甸甸的意见书，房晓东三人怀着新的希望风尘仆仆踏上了归程。

1月15日，郑州市看守所。

这一天本来预报是晴天，谁知早上起来，刚有一点晴天的味道，便有很重的雾霾漫上来，天阴得很重，眼见零零星星的雪花就飘洒下来。

雪越下越大，气温也渐渐地降下来，竟至零下12℃。监号内也冷若冰窖。值班干警和犯人穿着棉大衣，用被子盖着腿，依旧感到冰冷难耐。

此时，张金柱躺在特制的“沙发”里，像一尊躺着的泥塑，两眼一直凝望着窗外的风雪世界。人生沉浮，世事难料，但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过去，每遇这样的风雪天气，他从没有感觉到寒冷，他的生命里似乎没有冬天。但是，现在他感觉到彻骨的寒意从心底漾起，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对于自己酗酒肇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开车撞人，他深感悔恨，三十多年来，他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发生这样的恶性事故，这似乎是他命里注定的劫难，作为人子人父，他深知中年丧子是多么的不幸，他即使给人当牛作马也难还完这笔孽债。但是，要说他是故意杀人，他怎么也想不通，作为一个老公安，他觉得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东西，牵引着他向深处坠落，这是非人力所及的，以他一个人微言轻的存在，要想和它抗衡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悬殊之战，取胜的希望几乎是零。但是，他怎么也不甘心，他不信自己真的会判死刑，他不想就这样简单地了结自己的生命，他还要让许多人知道他张金柱不是一个坏人，他还要争取重新入党，他还要继续和任成建一类的坏人斗下去……所以，他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抓住最后一线生机，向高院提出申诉。想到这里，他心中澎湃着求生的激情，他转过头，对一个被称之为“老秀才”的同号犯人说：“号长，我要上诉。我书写不便，只好劳驾你了。”

张金柱一句话打破了监号里的冷寂，“老秀才”闻声而至，好，我去拿纸和笔。“老秀才”因诈骗罪被判 8 年。此人多才多艺，虽然六十有余，仍然思想活跃，身手敏捷，一点不比年轻人差，张金柱就是跟他学的太极拳。值班犯人把张金柱扶起来，披上大衣，把被子盖在他腿上。张金柱口述，“老秀才”记录。犯人们你一言我一句还不时替张金柱找几条法律条文比照，张金柱很感谢大家，几经修改，上诉状完成了。

张金柱的上诉状完成不久，监号的门打开了，一个满脸通红一身酒气在前面办公区工作的老干警闯了进来。他在监号不大的空间里逡视了几圈后，对仍埋头于上诉状的张金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闪烁其辞地说：老张，想开点……当张金柱不明就里地看着他时，他眼睛潮潮地接着说道，唉，该写的写，该说的说，给家属留点东西吧！

监号里的空气顿时凝固起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在品味着干警的这几句沉甸甸的话，号内值班干警一看情况，立即边拉边劝地将那位干警叫了出去。

张金柱似乎被这句话击中了，他呆呆地愣了许久许久……

1月19日上午，从北京赶回来的两位律师来到看守所会见张金柱，在监号旁边的办公室里，两位律师把在北京请求法律援助的情况给张金柱作了详尽的介绍，当他们谈到法学专家对一审判决持有异议的时候，张金柱一直阴云密布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亮色，张金柱也告诉律师，昨天，郑州市中院审判长一行三人就上诉一事特来进行调查，临走时审判长对他说，请尽快办理上诉手续。律师告诉他，1月22日是上诉的最后时限，届时会提出上诉。

张金柱回到监号后，管教干部对他说，老张，看来上诉有希望了。张金柱也略带喜色地说，哪里，哪里，八字没有一撇呢！管教干部说，你看，审判长亲自来了，律师也来了，我琢磨着这事有点希望。监号里的人也都随声附和地说，是啊，有希望，有希望！

张金柱说，别拿我开涮了。但脸上却溢着喜气，他走到管教干部面前，脸上呈现出不好意思的神色说，干部，我的头几天没洗了，痒得很，我想洗洗头，顺便也洗洗脚。管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干部说，可以。他吩咐身边的犯人：你们去打点儿热水，帮金柱洗一下。热水打来了，“猴子”调了调水温，便开始熟练地为张金柱洗起头来，因为张金柱带着手铐和脚镣，活动起来非常不方便，张金柱就央求管教说，干部，是不是把铐去掉一会儿，让我好好洗洗。管教犹豫着迟迟下不了决心。张金柱把脸一扬，真诚地说，干部，放心吧，我知道我擦破点皮你们也负不起责任，相信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

管教干部看看张金柱，又用眼神示意围在张金柱旁边忙碌着的几个犯人小心防范，这才打开了手铐。几个犯人紧紧围着张金柱，一点也不敢离开他。“猴子”非常认真地洗着，张金柱不时地用手搔着头，脸上呈现出非常过瘾的神色。

洗完了头，紧接着又洗脚，因为脚镣不能去，几个犯人只好蹲下来手忙脚乱一番，拿镣的拿镣，抬脚的抬脚，浇水的浇水，搓洗的搓洗，看着忙得像小鬼一样的犯人兄弟们，张金柱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我这辈子咋会混到这一步呢，还不如早点儿执行哩！

2 月 25 日，又是一个好天气。

早上，张金柱说什么也不起床，直说头晕，也不想吃饭。

军医检查后，没发现异常，给他服了几片药，他又睡了起来。

天黑了，副所长急匆匆走进监号，将两个值班干警叫出去，说了些什么。值班干警回来，通知犯人们立即打扫卫生。

张金柱警觉地观察着四周。

一小时后，副所长把“老秀才”等几名骨干叫到风场，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声说：“今晚高院来了裁定，现在还不知道结果。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好最后一夜，一丁点儿事也不能出。”

晚9时，所长、副所长、管教干部和几乎所有监管干警都来到52号。所长很客气地对张金柱说：“金柱，高院下裁定的人来了，你去接裁定吧。”所有人的目光都倾注到张金柱蜡黄的脸上。他此刻显得十分沉着。几个犯人扶他下铺，稍稍停了一下后，他拖着镣走到门外，走出风场，走在院子里。他走得很慢，走走停停。

各个监号的门全锁上了。劳动号的犯人也早早收了工。各监号的电视都没有开，所有的犯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裁定结果。

后院静极了。除了张金柱那哗哗啦啦的铁镣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十几分钟后，后院传来喊叫声。开始听不清，渐渐清晰起来：“冤枉，我冤枉……我死不瞑目，冤枉啊！”是张金柱的声音。

毫无疑问，高法的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金柱拿到了死牌。

张金柱回到了52号。他坐在“沙发”里，满脸涨红，两眼闪着凶光，直喘粗气。

4名犯人坐在张金柱两旁。所长等一干人围着“沙发”或站或坐。所长说话了，声音有点紧：“金柱，你刚才大喊大叫影响多不好。”

“他们这样整我，我就不能喊两声？”

“金柱，冷静些，这一结果我们也没有料到。”所长的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还没说完，张金柱抢过话头就说：“别再跟我绕弯了。别哄我了，不就是怕我自杀么，说实话，我早有思想准备。我说过，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要找麻烦也不会等到今天……”

张金柱说了很多，重复的话也很多。

副所长看他差不多说完了，上前说：“金柱，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你想吃点啥，我去安排。”

张金柱毫不客气地说：“吃啥，别再浪费了。”

监号内沉默了片刻。张金柱终于平静了一些。他看了看裁定书问：“什么时候执行？”

所长犹豫了一下，说：“还没接到通知。”

张金柱又问：“我能不能再写一份申诉材料？”

所长回答：“你想写啥就写啥。”

张金柱考虑了一下，说：“我能见家属不能？”

“恐怕不好办。”所长为难地说。

“人家武汉市都允许见，我看过有关材料。”张金柱说。

“外省的情况我不清楚，咱省多年的规矩是不让见。”

张金柱顿了一下说：“通知家属，给我送一身衣服总可以吧，我不能穿这一身衣服走哇。”

所长果断地说：“可以。现在就派人去办。”

又是片刻沉默。之后，张金柱对所长说：“把上次写的遗嘱拿来，我再看看。”

遗嘱拿来后，张金柱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如意，就对身边的“老秀才”说：“号长，我再说一遍，你记录。”

1998 年 2 月 16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金柱一案宣判如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金柱身为民警，目无国法，酒后驾车逆行，违章肇事，致一人死亡。为逃避罪责，又不顾另一被害人死活，在汽车拖卡着被害人的情况下，继续行驶，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且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坏，认罪态度不好，应依法从重处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张金柱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被告人张金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裁定。

审判长　田立文

审判员　樊锡广

审判员　张久成

审判员　赵贵玉

代理审判员　王连山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马长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律师田永卫和房晓东在同一时刻里也品尝到了苦涩的失败滋味。在这一刻里，他们似乎被谁猛击了一掌，一下子从梦中惊回，摔在了现实冷冰冰的地面上。

律师应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人们都说它是正义与公理的化身，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产物。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惟有律师敢于斡旋其间，向权力讨要公平，向法律索要正义，为辩者要回他自己那一份利益和权益。

但是，律师，尤其是中国律师何其难！

尽管律师这个职业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南北朝就已兴起，但直到清末才有了一纸《大清民事诉讼法》，然而若要实施开来则如攀援蜀道，难于上青天。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孕育于1956年，但历经几十年才于1996年5月15日呱呱坠地，这是中国律师共同的生日，就在这一天，八届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原以为有了律师法，熟读法律书，有了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就能纵横天下拯救黎民于无法可依的无助境遇。但是，张金柱一案，让他们受到了教育。

尽管如此，两位律师仍然觉得他们去北京选择法律救助没有选错。房晓东说，我对中国法律充满信心，虽然这次辩护失败了，但十年后我一定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2月26日凌晨4时。几乎彻夜未眠的张金柱从恍惚中坐起来，他看到管教干部提着包包来到他跟前。管教干部轻言轻语地说：老张，你要的衣服和鞋家里已经送来了。

管教干部把包打开让张金柱过目：一套内衣、毛衣毛裤、深咖啡色毛料裤、蓝色带帽羽绒外套，一双袜子和一双酱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色老人头牌皮鞋。

张金柱用目光把带的东西抚摸一遍，满意地点点头。他是个讲究人，平素穿衣戴帽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颜色搭配款式如何都有一定之规。他知道这是家人们的作品，他们一定跑了不少商店才买来这些东西。一个人，哪怕是去死，也不能邋里邋遢。女儿深知他的禀性，知道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他曾是公安干警。

他站起来身解解手。解完手觉得没什么事了，便同所长和周围人聊起来……

凌晨 5 时，一个干警从外面进来，附在所长耳旁说了句什么。所长对张金柱说：“金柱，准备吧，7 点前法院来人执行。”

张金柱镇定地说：“好吧，请帮我洗一下吧。”

所长说：“抓紧时间，快一点儿。”

犯人们迅速跑出去打回热水。还是“猴子”动手，先是洗了两遍头，又用毛巾蘸着热水擦身，还打了一遍香皂，然后，将衣服一一换上。

6 时 10 分，外面的法警已经在催了，还剩毛料裤没穿上。所长有点急了，说：“你先出去，等去掉镣再穿。”

张金柱同意了。“猴子”又给他梳了梳头。待他站直后，一旁的干警齐声说道：“老张这一身打扮，真气派呀！”张金柱腼腆地笑了笑。

张金柱向门口走去。犯人们站在两旁，门框上到处是手护着，以免发生意外。

张金柱一步步走着，铁镣和水泥地面碰撞所发出的哗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声在黎明的沉雾中格外清脆。张金柱忽然停下了。他转过身，客气地对犯人们说道：“感谢各位这些天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代表我的家属表示深深的谢意。‘猴子’这些天为我忙上忙下，端屎端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才好，我还剩余300元购物卡，留给‘猴子’吧。另外，请把我的东西交给我家属，拜托各位啦。”他又环视了一遍风场，然后转过身来，慢慢向外走去。脚镣声由大到小，渐渐消失了。

1998年2月26日8时40分，张金柱被执行死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